

安積覺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爲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料。走齋藤龍興。滅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閭職。誅勦群兇。能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舉兵。放之河內。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頹綱。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过。終身不能忘之。必至屠戮而慊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反。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弑逆之罪。固天地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難矣哉。

中井積善曰。嗚呼。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訐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跋扈。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慶。置。播。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反矣。且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爲無所見。乃燔敵山。屠長島。擠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剝其骨。汚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恣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

羽柴秀吉灌高松城。中備累月。城中困蹙。守將清水宗治。稱長左自殺。出其衆。藝侯聞信。長大舉且至也。議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下。埃明日而議。黎明藝侯復遣使。趣期。秀吉見使者曰。明智光秀作逆。右府父子遇弑。予且馳還討賊。子君尙且成歎。若乘毀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使者反命。藝侯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小早川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

日。事既至此。彼宜秘喪。速盟而去。然連卻。我使暴白。大事無所隱。談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敵。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讎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枕有西土。此十全之策也。藝侯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盟。毛利秀包出質。秀吉乃與盟。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

禎曰。小早川公。爛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爲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吊喪助討。叛賊尤得下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徵小早川公。則殆結怨啓禍。兩川。吉川。小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明智光秀。既弑信長。遂赴安土。悉收其寶貨。分與家臣。留明智光春守。

安土。復如京師。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細川忠興。中川清秀。又以其兵從焉。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光秀分兵。上天王山。秀吉謂堀秀政。堀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二子其往。吉晴爲人勇決。勵衆直馳。至山後。則賊旣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拒。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蹙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健闘大破之。賊率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坂本。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土寇遮道。以竹槍刺光秀。洞腋而死。明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命梟之。本能寺遣兵攻龜山。丹波拔之。斬光秀子光慶。明智光春。棄安土。而赴坂本。衆皆散亡。乃殺光秀妻。擊縱火自殺。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下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旣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塵除境而罷枕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爲安土君。割髮素絹纒首。以討逆秀。其事與漢高編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此舉秀吉自爲之。其見事機。有下敏於高祖者邪。所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禎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况其臣子乎。及光秀聲勢未熾。而秀吉電奔星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會。是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

舉。足以扶持正道矣。

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奉秀信之子。爲主。使三叔。信雄。信孝。輔焉。四臣秉政。以近江田三十萬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埃孺子長。還。信雄。取尾張。信孝。取美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輝。取攝之。大坂。尼崎。其餘有差。秀吉以其所有地。已大。獨辭不受。分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子憚之。而信雄。信孝。爭權。有贊。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猝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秀吉言於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美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還于山崎。

中井積善曰。嗚呼。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閥。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日以豚犬。洵不誣也。禎曰。秀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矣。既而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之禮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鬪。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慨哉。

十月。秀吉收故右大臣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秀吉自爲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

使_レ之爲_レ主。而秀吉自爲_レ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_レ外觀。以收_レ人望。素非_レ出_レ於至誠者也。其欲代_レ織田氏之意。有_レ不可_レ得。而掩_レ者矣。

十一年春。秀吉將_レ兵七萬五千。三道入_レ伊勢。伐_レ瀧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_レ兵助_レ之。柴田勝家欲與_レ一益夾_レ擊。秀吉二月。使_レ作間盛政將_レ兵二萬。軍_レ于木本。近_レ江。秀吉聞_レ之。馳_レ至_レ賤嶽。近_レ江。越人不敢進。秀吉命_レ列_レ塙。壁_レ留_レ諸將。分守。退_レ次于長濱。三月。勝家大舉。軍_レ于柳瀬。秀吉命_レ益修_レ賤嶽城。皆固守。不_レ出。四月。信孝復作_レ亂。應_レ柴田瀧川。縱_レ兵劫_レ略。信孝母質在_レ清洲。秀吉怒。磔_レ殺_レ之。遂將_レ兵至_レ大垣。美濃。與_レ信孝戰。破_レ之。

中井積善曰。凡殺_レ質。泄_レ憤。以絕_レ敵人牽連之意。非_レ良圖也。况_レ羽柴氏之於_レ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_レ兵。一婦人何_レ知焉。乃處_レ以極刑。遂加_レ兵岐阜。意在_レ必殺_レ使_レ三郎不_レ復得_レ悔罪。

更_レ過焉。其所_レ名_レ師。則曰我助_レ三郎討_レ叛者也。然其雄飛之志。深害_レ三公子居_レ其上。乘_レ釁先除_レ其一也。苟_レ以此心處_レ信孝。亦何_レ有_レ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_レ已。是皆可_レ憎之甚矣。抑信孝棄_レ母。睚_レ骨肉。再犯_レ以作_レ兒戲之舉。不_レ名_レ爲_レ狂逆。則證_レ爲_レ頑愚。固不_レ足_レ齒_レ列_レ矣。

禎曰。質_レ其母。而給_レ敵。使_レ敵殺_レ之。與_レ自殺_レ之。其間不能_レ以_レ髮_レ其大逆。固天地之所_レ不容也。往者明智光秀爲_レ之。今又信孝爲_レ之。爭亂之世。雖_レ幸免_レ誅戮。然二子皆亡_レ幾。而遭_レ害。則天誅之不可_レ道。蓋亦嚴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_レ其然乎。

秀吉將_レ攻_レ岐阜。山路將_レ監。謂_レ作間盛政曰。秀吉攻_レ岐阜。子盍_レ赴_レ援。盛政曰。勁敵列_レ砦。限_レ以_レ湖山。焉得_レ踰_レ而進。將_レ監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壁_レ賤嶽。址_レ塹。壘不完。間道襲_レ其不意。一舉可_レ拔。秀吉在_レ濃。不能_レ疾_レ來。子急

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悅曰。我分兵備諸砦。汝遣往矣。但得捷即還。慎勿留也。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比曉至嶽麓。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燬其外營。軍大亂。清秀退走。盛政乘勝尾之。清秀力戰。遂死之。盛政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疲當俟。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宜亟還。克而解。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盛政曰。舅氏老而怯耳。不以爲意。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時秀吉欲攻岐阜。祿川暴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距躍曰。敵在吾術中。我獲大捷矣。即命健步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賊。嶽炬火導我。酒食餉我。賜以厚賞。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士氣益奮揚。北軍相驚曰。秀吉大軍至矣。盛政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爭進。弓銃

盛之。盛政戰且走。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大敗績。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勝家在核山。江平旦敗。問至。衆懼而潰。勝家欲收散兵。決戰。毛受莊介固勸退。自與其屬力戰。死之。勝家獲脫。走北莊。勝家從者僅百餘人。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北莊。圍焚其郭。國中諸城皆降散。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皆見執。勝家乃與室織田氏登城樓。縱火自殺。柴田氏亡。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復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與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思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瀆怠政。徵歛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故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

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猝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蹶。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不然焉者。存矣。秀吉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下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達。五通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爲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中井積善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坂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焉。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爲廢墟。王室既卑。霸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

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爲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下爲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柴田氏既亡。信孝失援。出奔尾內。海尋自殺。於是秀吉威望日隆。竊欲圖織田信雄。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憚。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畧。秀吉善遇之。乃料陷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而招四人。誘之。三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

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三人命侍臣斬之。遂與秀吉絕。

頑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封大國。恩眷殊渥。織田氏父子之遭弑也。趨引兵而誅逆賊。以復大讎。固可以為義舉矣。而其取天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為織田氏殲讎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為。可奪而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田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舉滅柴田氏。以勦巨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譎詐百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篡奪之迹。不可得而掩也。初雖有復讎之舉。其如後罪何。

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

長島。信雄曰。信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即羽柴氏。

中井積善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十三年春。秀吉任內大臣。既而欲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係源氏。秀吉病之。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乃求為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秀吉與右大臣晴季。菊亭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可。奚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廼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為關白。進爵從一位。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於是乎廉耻掃地。夫義昭之昏愚。而子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前年冬信成而盟。叙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于矢田。叙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病可也。何以視然。冒其後車之塵。之爲。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知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國史纂論卷之九終

國史纂論卷之十

長門 山縣禎 編

豐臣氏。既戡定中原。歲入二百萬石。府庫充溢。因謂比年師旅。荐興。將士罷困。不可獨自封殖。乃設柵於京師。出金五千枚。銀三萬枚。頒與群臣。盡晷而畢。縱觀如堵。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以智力定霸。其所施設。無足觀者。而一時豪族鉅姓。屏氣奉戴。唯恐不及者。何也。豈其膽略絕人。器度宏濶。深得總攬之要。天下違則有威。從則有福。故不能不屈折歸嚮邪。頒金一事。亦足以見其瓌彘之一端。比諸暴君昏主。唯事培克。左藏右盈之類。大有逕庭。然亦惠之費者。君子不違矣。且也其所周。特係有祿爵者。寬租省征之政。則寒乎亡聞焉。如吾民何。

頑曰。豐關白好施與。賞功耐勞。不敢愛土地。視金帛猶瓦礫。其獲人心亦以此也。視之彼印刷敵。忍不能予者。固香壤矣。而世有以其膽勇善戰。起自匹夫。驟致中霸業。比諸項王者。何耶。項羽器度狹隘。素無君人之度。何可與我豐關白同年而語哉。

天正十四年。關白秀吉。建方廣寺於京師東山。塑造釋迦大像。半身高十六丈。購求巨石大木。所課二十國。所費不貲。五歲而就。

永井定宗曰。大佛殿作備于聖武帝。而後賴朝繼而造之。古人誅之矣。而今秀吉倣其非。何耶。戰國以降。海內絲分。戰伐無虛日。農不就田。畝商賈喪產業。萬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而秀吉不顧惠養之道。殫財貨。極民力。使斯民益飢且寒也。昔漢文帝欲作露臺。使匠人計之。直百金。帝以爲中人十家之產也。即停其舉。今秀吉費億萬金。

而不顧之。功成事遂。果何所用哉。

中井積善曰。豐關白氏。非蠢愚佞佛者。但其志既滿。務欲爲人所不能爲。以眩耀天下。後世故舉動往往如是。吾聞東大寺之役。期以三十歲。今也限以五歲。而木石之鴻大。負軼上古。其厲民爲何如也。古者惑而爲之。今則不惑而爲之矣。致之其爲不智也。則一矣。且也出於惑者。幸而寤焉。其過可更矣。出於不惑者。其疾殆不可救藥也。

頑曰。豐公性好潤。大務欲陵駕前人。是以爲此無用之舉耳。後十年地震。破裂其像。公視而罵之。關弓射之。固知其不靈也。而秀賴復起。大役再造之。何也。大鐘成而豐臣氏不血食。巨佛果無益乎人矣。

秀吉數遣羽柴勝雅於濱松。勸德川公入京。織田信雄亦數爲言。公不聽。十四年正月。蒲生氏鄉堀秀政等。勸秀吉出師。秀吉不聽。沈吟累日。

一夜猝興促召信雄及勝雅曰孤業已使德川氏來二人愕眙不言初
 秀吉以異父妹妻佐治日向秀吉因言德川氏之室未有繼孤今以吾
 妹配之彼惡不來猶尚弗從煩吾太夫人一行耳堀尾吉晴生駒親正
 在傍曰妹氏安在秀吉曰適佐治日向者即是翌日使吉晴親正諭旨
 日向答曰君父之命雖不道而無所逃遂絕昏遣妻而自殺二月秀吉
 遣羽柴勝雅富田知信等於濱松致其意公乃許昏四月本多忠勝如
 京師納聘夫人至自京師八月秀吉密致手書請公西上曰猶未諒孤
 意當以吾旭臺太夫為質公依違答之九月秀吉使淺野長政富田知
 信申前約公許之秀吉大喜參議秀長秀吉異父弟諫曰以母為質如天下
 後世何秀吉哂曰非若淺中所及矣十月旭臺至岡崎公乃如京師見
 秀吉於聚樂第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回天之威既樹萬全之基於是苟能蕩滌前日
 詐力之習推恩仗義示以大信天下孰不響應猶何病於德川公之
 不說焉乃區區欲繫以姻婭之私而計無所得遂殺女弟之夫壞婦
 人之節權以濟事可醜之甚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且也使婦
 人氏苟有古烈女之風則事必不諧矣關白之行險僥倖豈不殆乎
 哉

又曰豐關白錮心於功利苟求其所大欲至以母為質秀長之諫以
 正乃目而為褊狹後世或雷同其說指以為非常之權何謬之甚昔
 者源義朝外逼於王命內不勝一身之私遂弑其父天下思唾其面
 今也豐臣氏威福之隆非有脅逼之勢而特為是不順之舉恬然不
 耻何也苟以是心當怵威窮蹙之際幾何不為義朝之續矣易曰履

霜堅冰至。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之謂也。然則當時何以處之。曰。此不待求諸他岐。旁徑獨在下。推至誠。布大信而已矣。誠信達而天下不服者。未之有也。

禎曰。豐公有西征之志。而不能無東顧之憂也。是以急求和於濱。極險謀詭計。其心亦太苦。竟至以其母為質矣。而不能免萬世不孝之罪也。公本以詐力得天下。不知以正道服人。其心愈偽。而其謀愈拙。書曰。作偽心勞。日拙。豐公之謂歟。

十五年。關白秀吉。大舉征薩摩。薩侯義久降。九國悉平。於是論功行賞。徙小早川隆景於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小倉。以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立花宗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其餘黜陟有差。黑

田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禁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獨苛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島。治設座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中井積善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人而起。身手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強梗之習。宜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又接紫海。威名久布。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之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亦宜矣。今姑

一會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繫材量器。講其深淺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十四日。天皇幸關白豐臣秀吉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
 宗室妃嬪皆往。關白迎扈。文武百官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
 重沓。父老或流淚曰。不圖今日始觀太平之象。天皇留御累日。凡幣獻
 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
 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莫弛勤勞。王官之邑。莫有侵牟。關白所令
 莫有沮格。無愆義。無縱欲。相戒相飭。世世罔有渝斯。盟十六日。大宴公
 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和歌。關白以下。皆應制。廣歌。十八日。天皇還
 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為定額。

中井積善曰。王室之卑也。尚矣。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
 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陵替之極。實為香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

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羣雄。戡定之勳。莫
 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焉。雖然。陽尊王室。
 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
 之命。雖以王家勤勞為盟首。而其所主。在手使列侯不違己令耳。假
 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

禎曰。秀吉不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召天子於私第。會諸侯以盟焉。不
 幾乎所謂晉侯河陽之會耶。秀吉意蓋不在尊奉天子。欲以觀己威
 於天下也。豈可以為訓哉。

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以供
 乘輿。徧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酉故事。

禎曰。豐公頒金之舉。於此再矣。世至今稱其豁達大度。以為美談也。

然比諸先皇屢免租免調之政。則其所施亦狹小矣。且厚收之民。以散之於公卿將士之間。其於民則病矣。唯是欲下一旦駭人耳目。以收當時將士心上者。豈仁政云乎哉。

初關白遣人至相摸。論北條氏入朝。氏直託以事故。遷延歲月。關白復遣人讓其不庭。尙不朝。羣臣或諫之。氏直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關白末如我何也。已。天正十八年春正月。關白奏請討北條氏。直。三月朔。入朝陞辭。天皇下詔。賜節刀。二日。帥畿內諸道兵十七萬。發京師。關白著假鬚。帶金刀。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焉。

安積覺曰。古者將帥出征。有賜節鉞之制。節所以示其信。鉞所以專其刑戮也。養老四年。以多治見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

別將軍。阿部駿河麻呂。爲鎮狄將軍。延曆七年。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並賜節刀。以征蝦夷。天慶三年。征東大將軍藤原忠文。討平將門。建武二年。左兵衛督新田義貞。征足利尊氏。皆賜節刀。以顯天誅。自時厥後。皇綱解紐。禮典廢圯。羣雄縱虎狼之威。宸極喪龍鳳之德。征伐不由朝廷。出節刀之制。逸焉靡聞。關白秀吉。征北條氏之不庭。賜以節刀。誠曠世之盛舉也。然其著假鬚。帶金刀。務爲華飾。誇耀路人。殆非將帥之所宜爲。雖假王命。實侮慢之。君子有以知天不祚其胤也。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

之勢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為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卑。六師之討。蹇手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也。又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關白圍小田原城。累月不下。北條氏將松田憲秀。因堀秀政。潛納款於關白。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既而密貽書于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二州。憲秀會子壻議焉。僉從之。次子直憲。號泣固諫。憲秀不聽。直憲夜竊見氏直。曰。臣願乞一人之命。以告大事。氏直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明日。氏直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伴驚曰。是反間耳。曰。直憲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直憲亟請免父。弗許。

安積覺曰。直憲首其父憲秀之逆謀也。不告則氏政父子被弑。告則

憲秀誅。辜殺其父。而不怒其君之就死。其心良亦苦矣。近世山崎嘉著之。大和小學。與唐李璿併論。故世人往往惑其說。余夷考其實。直憲賊子也。豈可與璿併論哉。璿言於德宗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李泌亦有言曰。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敗死。璿先刃其二弟。而自殺。夫君父一也。璿不幸而處大倫之變。故以死繼之。舍此復有何策哉。直憲不能死於父死之日。而從氏直於高野山。及氏直沒。事前田利長。食厚祿。保首領。老死。屬下知有君。而不知有父。視息人間。恬不為耻。實為萬世之罪人。不可與璿同日而語。明甚矣。

中井積善曰。英春。直憲一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

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邪。蓋當其變。熱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關白遣羽柴雄利論氏直曰。子若行成。當封以武相二國。即日班師。贈以載書。氏直受圍累月。窮蹙不能支。遂與約降。秋七月乙巳。悉出城中。兵輸城而去。氏政之父出居城外。秀吉遣使賜自盡。送其首於京師。梟之於一條戻橋。放氏直於高野山。

安積覺曰。北條氏政。藉五世之資。握八州之權。國富兵強。當時無與抗者。關白遣使敦諭。使之朝京師。禮也。氏政父子傲忽。以為我豈儼

首立彼下風乎。彼儼怒而興師。何足介意。待其使甚疎。而遷延歲月。竟不朝。秀吉赫怒。遂假王命。以討不庭。師出有名。所向克捷。譬如疾風之掃稿葉。厥功偉矣。自古負固憑險。不修德而唯力是視者。鮮不取亡。如蜀。譙。縱孟昶。是已。

青山延子曰。人君之寶。莫大於信。易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一號。出一令。猶汗之出不反。然後可以服天下也。是以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何則。得地而失信。二君耻之。此其所以霸也。秀吉之討氏直。既已許其成約。以封國。及其去城。放殺其父子。不信孰大焉。秀吉以狙詐之術。籠絡天下。苟貪一時之功。不為萬世之慮。一旦以天下付之。藐諸之孤。而欲其不傾。豈可得乎。

禎曰。豐關白責北條氏入朝。雖非無私意。然辭直理正。而北條氏不

從是。莫朝廷也。關白雄武絕倫。威服海內。挾王室而據中原。其勢孰得而抗之。而北條氏負險恃強。而不敢服。亦可謂不度力者矣。於是關白大舉奉王命。以討其罪。而北條氏負不臣之名。以受天下之大兵。何以能敵之哉。其亡國覆宗宜矣。

關白以北條氏舊疆。伊豆相摸武藏上野下野安房上總下總八國。封德川氏。以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封織田信雄。信雄辭封不受。秀吉怒曰。內府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辭者何也。遂奪其封。放之於出羽。秋田。

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爲哉。雖然。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

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願我朱章矣。德川公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智慮不及乎此。一言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埃論焉。

青山延于曰。秀吉之於信雄也。陽厚之。而陰擠之。欲奪其封地。而無毀之可乘。夫尾張天下膏腴之地。信雄之不欲徙封。秀吉固已知之。故封以五州。而使信雄辭之。而後遂併奪其舊封。何其爲詐謀之巧也。不然。信雄辭封。何罪而竄謫之。秀吉之失刑亦甚矣。

禎曰。德川公勇武。秀吉所素畏。而關左八州之地。士亦稱驍勇。今增

地而徒英雄於此者何也。蓋改封以賜封冊。欲以成君臣之勢。是秀吉之素志也。託賞功以賜封冊。非增地則勢不可也。尾大之患。不暇慮矣。織田氏非有大功。而亦增地徙封者。其意亦唯在此焉耳。

七月十四日。秀吉發小田原。如奧州。十五日。至江戶城。大道寺政繁。以北條氏之世臣。先乘而降。為利家景勝之前驅。攻關東諸城。於是秀吉惡其不忠。戮之於櫻田。

安積覺曰。大道寺政繁。四世之祖。從北條早雲。來于關東。開拓基業。七人之一。而居松枝城。世秉政柄。一旦見北兵之強。不能死守疆圉。而首降於前田利家。為之先導。肆其反噬。秀吉誅之。以懲不臣者。頗有漢高戮丁公之風。此不可與殺降不祥者。同日而語矣。

關白好兵喜事。功。力欲下陵駕前人。誇耀後世。於是東國既定。海內無事。而心不自足。以明不修好。朝鮮成讐。竊有外征之志。先是朝鮮王李祘。使其臣黃允吉。金誠一來聘。其還也。關白作書以答之。且使柳川調信。僧玄蘇。與俱赴朝鮮。朝鮮館之。東平館使誠。一私饗二人。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蓋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關白又遣宗義智諭之。朝鮮竟不報。關白益怒。決意西征。乃下令造膠艘巨艦。使九鬼嘉隆督之。遂命沿海諸國。皆具戰艦。峙糧芻。令列侯就國治兵。下符徵發諸道兵。命建行營於名護屋。前規模宏麗。所費百餘萬金。於是立內大臣秀次為嗣。上表乞老。請以秀次襲關白。自稱太閤。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發京師。四月。至名護屋。諸道兵二十萬。分為八隊。以浮田秀家為總督。軍已發。名護屋。小西行長冒風濤。先達于釜山。浦圍其

城拔之。進攻東萊。破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我軍長驅。連拔諸邑。無敢拒者。加藤清正直進。至熊川。行長攻忠州。拔之。斬其將申位。忠州敗報至。都下大震。朝鮮王李暲出奔平壤。

林道春曰。唐太宗者明君也。而以好名故。遣衆擊高麗。而敗績。生還者鮮矣。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也。二國之民命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安積覺曰。按諸書。皆言太閤之擊朝鮮。以喪子欲忘其憂也。夫與無名之師。遠攻外國。窮兵黷武。竭天下之力。以效神功。后之所爲。此豈出於一旦悲愴憂鬱無聊之餘者哉。因讀朝鮮征伐記。詳載其由。曰。天正中。織田信長。以秀吉爲大將。以擊毛利氏。賜雨傘馬標。曰。征討功成。則全以中國與汝。須乘其勢。以伐九州。秀吉曰。平定中國。在

臣掌握。唯兵機疾速。勢在呼吸。每事啓于安土。取決。則必失機。而不可制。勝。今蒙殊寵。賜以馬標。是使臣得專圖外之寄也。降者撫之。叛者討之。隨宜制變。師無壅滯。此在臣之方略耳。今不命奮臣宿將。而命臣。覆燾之恩。無任感激。敢不夙夜驅馳。以傾其巢穴。臣征伐九州。得立功。則願賜九州一年之賦稅。乃儲芻糧。造戰艦。以取朝鮮。於是封臣於朝鮮。則願賜教書。以伐大明。儻無教書。則彼必以臣爲海寇。此辱國也。故豫請之。藉君威靈。席卷大明。合三國而爲一。此臣之素志也。聞者竦動。信長大笑。賞其大志。遂許關西軍務。不須稟白。安土。蓋秀吉智算有餘。洞見信長猜忌。功臣終遭殺戮。故不欲受封於日本之地。此韓信彭越之所不知。而張良所獨知也。漢高寬仁大度。猶且如此。况事。中材之主者。其可不知。良弓走狗之譬哉。此說雖或

得於傳聞而朝鮮之役蓋有所由來而欲遂其初志託忘憂以發之也。雖然在信長之世則猶之可也。及躬操天下之權則何危懼之有。而必欲遂其初志哉。究其端緒不過天下既平無所用武不能自克其侈心而欲耀威武於外國而已。

中井積善曰。豐臣氏當韃靼之日不知休息之誼。益錮心於功名。躬兵躡武。驅瘡痍之民於海外。毒流天下。禍加殊域。歿其世無復寧歲。一時戡定之勳。蕩然掃地。宜乎神人俱怒。竟成覆亡之殃焉。微我大君。天下之亂何時而熄。自古賢明之君將興。暴君必先爲之。毆於手天也矣。

禎曰。我日本大海環之。實天險矣。能使沿海諸州防外寇之備莫懈焉。而明政教以能守邦域之中。則土地膏腴。百穀豐美。金鐵魚鹽。絲絮竹木之產。無所不賒矣。何必貪殊域異邦之土地財貨之爲哉。豐臣氏之征朝鮮。可謂妄舉矣。且太閤齡已高。秀次不肖。縱令克韓滅明。一旦得其志。徒以兵力取之。而人心弗服。太閤一旦瞑目。誰能守之。其復失之必矣。既失彼。又必失此。豐臣氏之鬼。於是乎餒矣。且踏海越韓。以征明國。安保其必勝哉。太閤此舉。狂妄亦甚哉。

行長攻平壤。克之。李崐走義州。告急于明。乞援。明主乃命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史儒。率精兵五千。以救朝鮮。行長擊破之。斬史儒。承訓僅以身免。明兵部尙書石星。以承訓敗。欲起大兵。以下浙人沈惟敬。嘗來我國。諳我國事情。且與行長有舊。乃遣惟敬議和。欲使我弛備。因以集兵。於是惟敬入朝鮮。見行長。極陳和好之便。行長素喜和議。約以七條。其一和議。其二割朝鮮三道與我。其三通聘。其四封爵。惟敬許諾。行長欲待其

報至而撤兵。冬十二月。明主使遼東提督李如松兵部侍郎宋應昌帥兵五萬以援朝鮮。二年正月。如松攻平壤。進至碧蹄館。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擊破之。如松墮馬。明兵扶去。會惟敬見如松說和親之事。如松然之。乃令游擊周弘謨同惟敬來諭我軍。惟敬與行長約曰。事成則還二王子。擒朝鮮王子。漢城之將撤兵而去。李如松亦收兵而還。行長疑惟敬與平壤之軍通謀。不肯從其言。惟敬乃密與石星謀以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為使。多齎金帛賂行長。於是諸將亦皆疲於久役。悅和議。遂定和撤兵而去。六月。一貫用梓與惟敬至名護屋。謁秀吉。吉厚禮之。命行長等還朝鮮。二王子使內藤如安與惟敬俱如明。命諸將分守諸城。築城穿壘為久留計。

安積覺曰。沈惟敬市井無賴。舞智揣摩。石星變詐百出。星力主和議。

惟敬往來平壤釜山之間。覘我情實。小西行長欲沮加藤清正進取之功。故與惟敬相為表裏。欺誑太閤。皆挾私行險。非為國家者也。徐一貫謝用梓之使于名護屋。實神宗之所不知。而惟敬之所為也。夫合二國之歡。解戎馬之紛。極為重事。監生生員。非行人之職。豈能辨之哉。神宗果以此輩為使。則虧損國體。莫斯為甚。太閤不知其詐。以為信然。接遇二人甚厚。武將不習文事。固無足恠。而禪僧承兌靈三永哲之徒。皆侍帷幄。以備顧問。而僅知文字。給筆札而已。潭潭幕府。皆為惟敬所給。惜哉。至於神宗以李宗城楊方亨為使。而惟敬之姦始彰。石星坐之下獄死。惟敬相踵伏誅。而朝鮮再罹兵禍。小人之誤國家。其可畏哉。

太閤待惟敬報問久而不至。一日會列侯大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任。

我當親往。留而統大政。德川亞相其人。也。亞相在焉。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加賀宰相。以十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舉韓。鼓行。覆明巢。正帝號。撫華域。實千歲一時。卿等亟具舟艦。德川公弗憚。曰。殿下親征。我安獨留。請先往。淺野長政。彈正。謂公曰。殿下孤憑矣。公勿以爲意。太閤彪怒。援刀。擬長政。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於國家。闔門寸斬。唯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殿下戡定。億兆欲息。乃猝興遠役。玩武。躡兵。瘡痍之民。忍痛荷戈。老弱瘁於漕挽。加以國計之匱。徵歛亡度。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一航海。則群盜乘虛。蠶起四方。反側子。將響應。而雲合。天下危機。在此一舉。願及今。疾罷征韓之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寬典。共民休息。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慶長。政退。長政還舍。待罪。居數日。肥後。急警至。初。薩人。梅北宮內。在

肥聚群盜。時加藤氏不在。襲佐敷。取之。郡邑多畔。而應之。太閤聞警。大愕。遽召長政。曰。吾甚慚汝言。請遣汝子。幸長討賊。長政大喜。已而國人殺宮內。幸長未至而亂平。

藤井臧曰。孔子曰。無遠慮。則有近憂。信矣。豐公將自伐。明未發。而有梅北之事。若無長政。冒死以進。言使公卒。踰大洋。則蕭牆之憂。豈可量哉。昔者齊景公遊於海上。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顏燭進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公乃歸矣。中道聞國人謀不內也。又元世祖欲伐日本。王磐諫曰。日本孤島。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請勿伐。世祖遂以。至元十八年。發數十萬兵。伐之。不克。生還者僅數人。夫顏燭與王磐。皆。是欲使。其主有遠慮。而無近憂者也。其主一則從諫。而不失國。一

則不從而大贖武。併與我豐公之事。皆後世人君之所宜深察也。中井積善曰。善夫彈正之爭也。雖其言不悉行也。一時狂謀爲之沮。則所補不淺淺也矣。自是役之興。中外明知其非。又知豐公之驍悍不可撓也。故與其言出而禍隨也。宰結舌以遠害耳。彈正忠憤之氣。有積而後發。張壯膽。批逆鱗。非有肥之兵變。以霽其惑殆矣哉。當時豐公之門。猛將謀士如林。徒知致死於鋒鏑之下。爭功於智力之末。至於國家大計。蓋闕如也。乃彈正氏蹇蹇匪躬之節。其所關係尤大。且重實可嘉尙焉爾矣。

關白秀次。一日遊六角義鄉之第。謂義鄉曰。人皆患多遺忘。我能記事。義鄉答曰。不然。曰。何由知其不然也。曰。以君職位忘天下之蒼生。譬猶以父母忘子也。遺忘孰大焉。秀次報然。

藤井臧曰。以秀次之凶虐。流瀝於義鄉之一言。何也。羞惡之心在內也。既有羞惡之心。而獨無惻隱恭敬是非之心乎。而秀次終身不能爲善。非是下愚之不移。繇其臣謂君不能。而不責難也。若有汲汲責之者。縱不能醇去泰去甚。何必至爲天下之大戮矣。以此言之。諸臣之罪。重於秀次。天咎曷免。宜其與秀次俱就死者之衆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謂此也。

禎曰。義鄉之答秀次。與孔子以夏桀忘其身。答魯哀徒而忘其妻之問者。意正相類。可謂因事而能諫者矣。而秀次不能從其言。蔽鋼之深。亦末如之何而已。

文祿四年秋七月。太閤秀吉殺關白秀次。初秀次既襲職。驕侈無度。性凶殘。悉動輒手刃侍臣。夜數微行。斫人于街路。又自城上以銃彈人。以

爲笑樂。上皇之崩。不數日出獵。朝鮮之役。秀次留京。師日事盤樂。黑田孝高諫曰。太閤櫛風沐雨。有年於茲。春秋既高。尙在行陣。公受太閤之恩。尊榮至此。而宴安自逸。公之報恩。何其薄也。願速赴行營。指麾諸將。以慰天下之望。秀次不納。及秀賴生。威權浸衰。自後每出獵。齎兵仗。警衛甚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數短諸太閤。曰。關白有異志。至此太閤召執之。放于紀州高野山。尋賜自盡。三成請而梟秀次首于京師。於是太閤併秀次妻子妾媵三十餘人。皆處斬。瘞尸於一坑。標曰畜生冢。安積覺曰。秀次以斗筭之器。居鼎鼐之任。驕奢淫佚。失爲人子之道。其不保首領宜矣。太閤及其孥。何其慘也。瘞之一坎。號畜生冢。果何謂歟。後趙石虎殺太子邃。及其妃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理於一棺。太閤不知虎之所爲。而其事相類。豈殘忍之性。不期而適然乎。抑亦甚矣。

中井積善曰。嗚呼。秀次之昏極。自足速亡。然未有大逆之心。則其亡也。三成之譖矣。太閤既念廢立。而秀次之辜又大矣。然未有必殺之意。則其死也。三成之譖矣。殃及池籩。舉室魚肉。甚矣。譖人之害也。巷伯詩。欲界豺虎者。不爲過矣。然使我無毀之可乘。無聽之可應。則雖有百譖人。亦未如之何。可不慎與。

慶長元年秋七月。明使揚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曰。我既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威略遠。

布。今得王明國。乃着明冕服。群臣皆以位次着明衣冠。以行禮。禮既畢。太閤令僧承允讀封冊。行長私承允曰。冊書必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承允不聽。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地曰。嚮行長言明主封我為明王。故命班師。日本在我股掌。為霸為王。彼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悼。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通。以證之。承允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於是命諸將再征朝鮮。

中井積善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為實。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為沈豎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禎曰。行長三成等。欺君辱國。其罪不可不正也。而太閤釋而不問。一失典刑。使小人益恣其姦詐。妬功嫉賢。離間君臣。莫所不至焉。故太閤屍肉未冷。交構禍亂。幾覆宗社。果誰過歟。

慶長二年夏六月。前筑前國主。權中納言。小早川隆景卒。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沼田一城主。累功為大藩。太閤敬重。屢引參大政。變幸忌之。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誠懇。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安積覺曰。小早川隆景將略似其父。而就而智謀過於其兄。春嚴島之

戰。孫厲無比。卒能摩壘陷陳。誠晴賢而元就之基業。得以恢廓矣。及下秀吉與輝元相持。備中聞光秀之亂。講和乞援。將佐皆欲乘其弊掩擊之。而隆景以為不可。竟許和親。毛利氏封疆完固。待無玷缺者。隆景之力也。秀吉器重之。封以筑前。引參謀議。隆景以為坐享大國。必非太閤之所安。吾無子。不如養其子姪。以傳之。乃請養其甥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此其識度遠出於當時諸將之上者也。臨終戒輝元曰。天下雖崩離。必勿與爭焉。唯須固守封疆。昔秦王猛臨死。諫符堅以勿伐晉。堅不能用。竟亡其國。隆景之才識。雖以王景略擬之。可也。中井積善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僕指於小早川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搆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智歟。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與。

方夫顯知其亡。智亦深矣。身在三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嬰鑠。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千戈倥偬之日。與學執祖豆。使臣民藹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識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宜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蒲生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矢以死。群臣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雍髮示意。太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相殺者。太閤乃收秀行。封會津百萬石。移之宇都宮。下食二十八萬石。中井積善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

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爲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遂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靡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爲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鋼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目之爲霸學。

禎曰。太閤老而尙溺色。欲奪人之婦婦。又蓄怒以禍人之邦家。其昏惑如此。固非爲人上之道也。既不可以示教於天下。亦不足以貽則於後世。能終其一世。則幸矣。何能保其身後哉。

慶長三年春三月。太閤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爲華麗新奇。令京極高次。福島正則。增田長盛等。護衛四郊。群

臣或於山間。設茶房酒亭。彈巧以伺候。顏色上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閤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盛。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爲盛事。

中井積善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欲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傍曰。奢者不久。太閤見之。令大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嗟。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禎曰。盈者缺。極者變。天之道也。是故聖人常謙抑挹損。恐至盈滿矣。豐公恣意縱慾。窮極滿盈。至於此。終不知抑損。以持盈之道也。君子是以知其死亡之不遠矣。是歲公薨。越二年有關原之敗。豐公終身之成功。於是蕩然矣。天道不爽。其如此乎。可不畏慎哉。

八月十八日。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年六十二。作遺令。曰。菅亞相護遺孤。居大坂。源內府在伏水。秉大政。又命召還外征諸將。而後發喪。

林恕曰。秀吉者希世之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行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東向。問明智之罪。雖討舊君之讎。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似義帝之編素手。其實在懷衆心也。奉信。雄。廣。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在歷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以信。雄。爲臣僕。沒尾勢之地。而有誦選之行。信。長。之靈。豈不合恨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不可免也。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躬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喙於其間哉。何爲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踐宰衡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

鮮之役。則雖振威於異域。其要何在哉。暴露殞命。苦戰困身者幾人哉。況其船馬之勞。糧食之資。損國郡疾編氓者。幾年歟。問其功業。則唯是洛外一墟之耳塚已。皆是不學之謬也。

中井積善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誓手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鬻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設席而坐。瓦尊敗。劍。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此之殺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畧。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已。小牧之役。在天正十二年。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賦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

相諷頡焉。其顯翕張與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尙友源征夷。倉觀源賴朝。塑像曰。自古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子而已。然子名族。不如吾起。則與石勒論。人奴也。雖然。吾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賭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騷。實豐公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既動。而不知填土未乾。而群姦債事。此孽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尾藤孝肇曰。豐國礪礪落落。氣象頗似石勒。而膽略殆過之。其代安土氏。與雖未免欺孤兒寡婦。而掃蕩海內。以濟二百餘年塗炭之民。其功誰及之者。惜乎。其能救亂而不能成治。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

自焚。若豐國。可謂弗戢。

賴襄曰。駕馭天下之群雄。使下其盡爲我用。而不我叛者。何以致之乎。與土地金帛。不啻乎。授高爵顯位。不惜乎。世稱豐臣太閤。之能駕馭羣雄。恃此二者。嗚呼。使太閤果徒恃此二者。則元弘建武之政。是已。足利尊氏。是已。元弘建武之事。姑置之。如尊氏所使。皆其家臣。用以夷其敵。隨與其土地而已。是易爲力也。太閤之定天下。割據之國。存而撫之。同列之人。服而用之。不止其故臣也。其勢之難如此。況足利氏之將帥。皆庸才耳。而猶不可制。方太閤之時。其布列天下者。樂希世之雄也。而欲用尊氏之所施。誰肯爲其用。而不敢叛哉。所以下以盡爲其用。而不敢叛者。必有術焉。曰。中其意也。曰。出其意之外也。中其意。是以感喜之。出其意之外。是以畏服之。天下之羣雄。感喜畏服於我。

我之於天下。何爲不成。何欲不致。是太閔之所以鼓舞顛倒一世。而使其中不自知其故也。故有及時輒予者。有未當與而與者。有當與而不與者。有既奪而大與者。有分與而闕之者。故太閔喜用土地金帛。爵位。以濟其術。非專恃土地金帛爵位也。

禎曰。太閔雄武之資。其所爲濶大奇異。務出人。意表矣。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太閔所爲。皆非可繼之事也。其割地賞功。雖桀。驚武夫。遠與之。以大封。是傅虎翼也。太閔雷霆之威。以驅馭之。則奔走供命。莫敢枝梧者矣。而子孫豈能制之哉。其極奢。麗。殫。奇巧。與馬宮室之美。服食燕飲之侈。子孫繼而爲之。則是皆亡國之事也。而以此遺後嗣。不可謂爲邦家遠慮者矣。太閔智見近而不能燭遠。任意縱情。爲此亡國之事。非君人之道矣。一旦得天下而復失之。宜也。

謬誤追正

四十四 第一行 [諸]字倒植

二百四十六 柱 [國]字同

二百五十四 第四行 [艸]ハ〔艸〕ノ誤

第八行 [茂]ハ〔莨〕ノ誤

三百七 柱 [論]字橫植

三百十 第七行 [白]ハ〔百〕ノ誤

三百九十四 第四行 [秀吉相地形]以下擡頭誤ヲ論中ニ入ル

書國史纂論後

往余見山縣文詳於江戶。風神雅整。進止有法度。余重其爲人。因相與締交。距今已二十年矣。時藩土方袒護園之學。而文詳獨崇奉程朱。刻意經術。人或詆之。文詳夷然不顧。旣而信從者寔多。今則一藩非濂洛之書不讀也。其興起正學如此。而未始知其注心國史。今年小倉公修奉 侯命携此書。俾余題其後。受而閱之。凡上下數千百年。治亂盛衰人物政事之迹。其是非得失。纂諸儒之言而辨正之。間附以所見。議論正大俊偉。足開讀史者之心目矣。於是知文詳匪直精於經術。亦窳於

史學。益重其爲人。便欲把臂商榷千古。而山海相阻。一覲且不可獲。其能無愴然於懷耶。雖然。文詳爲侯所眷遇。是書得鏤版于以傳不朽。可謂至榮矣。而余亦得藉以窺史論之偉。則區區離合之感。付之一呷。可也。

弘化二年嘉平月

東奧安積信撰

本朝史籍。先儒各有編修。歷世治亂之迹。頗詳悉。然未有專以議論爲主。而明其是非得失者也。太華山縣文詳憂之。因博採諸儒之論。而附以己見。哀輯成編。名曰國史纂論。我

公篤信好文。勵精圖治。嘗覽此書。以爲有裨益。命臣實敏。校而刊之。乃謹訂魯魚。正訓點。授之剞劂。永爲國覺藏版云。

弘化乙巳秋八月

長門侍講 小倉實敏謹識

山縣半七禎著

明治十年十一月七日
同 十一年一月 出版

定價金壹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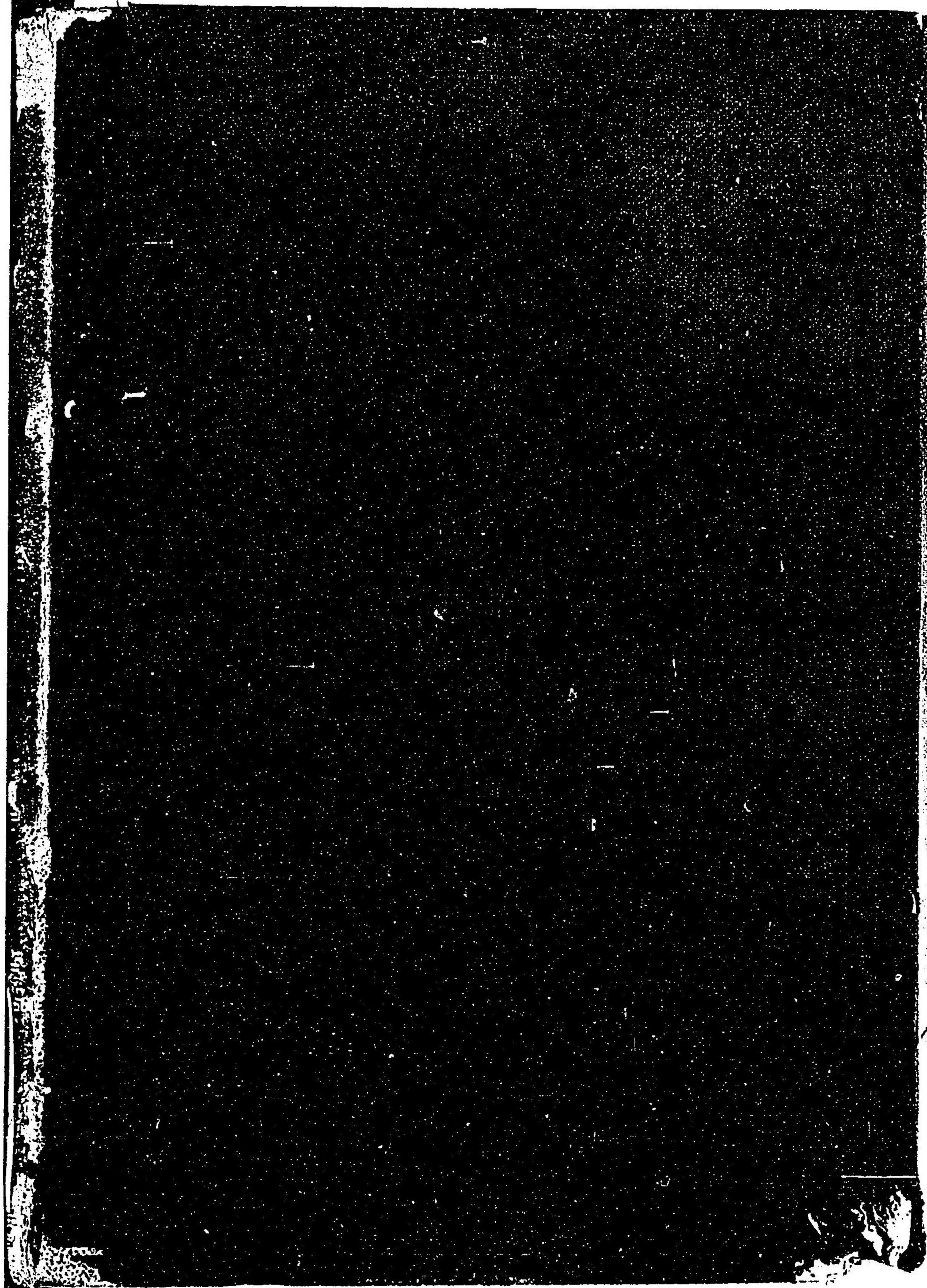
大坂第二大區六小區
必齋橋南一丁目四拾六番地
松村九兵衛

東京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賣人 吉川半七

同 通旅籠町貳番地

同 東生治郎





000479-000-2

210.1-Y239k

国史纂論

山県 禎(太華)/著

M11

ACB-0599



Handwritten text in Arabic script, located i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left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starting from the top left and moving downwards. The script is cursive and appears to be a form of Maghrebi or Andalusian Arabic.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borde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rabic script,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gutter between the two pages. The text is small and appears to be a single line or a few characters.

Handwritten text in Arabic script, located i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starting from the top right and moving downwards. The script is cursive and appears to be a form of Maghrebi or Andalusian Arabic.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